

一个年轻都市记者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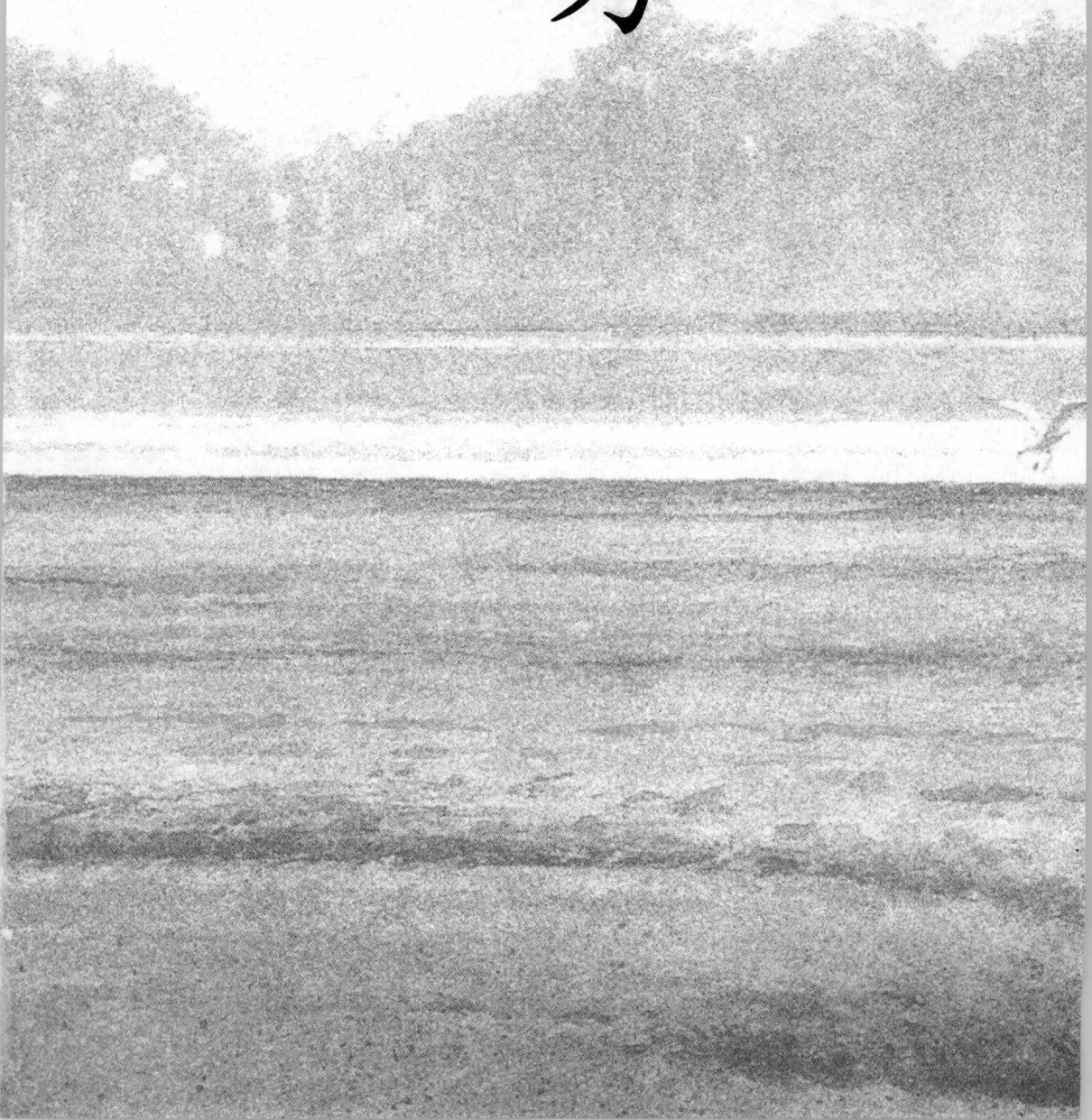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文艺出版社
燕赵齐霁 著

南方·嗨...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燕赵齐霁 著

南方·嗨...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南方·嗨… / 燕赵齐霁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7.9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261 - 1

I. 南... II. 燕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8866 号

南方·嗨…

作 者	燕赵齐霁
出 品 人	张四季
特约编辑	宋孟阳
责任编辑	焦 瑛 周君博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12
版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一眼看去，形势分明。她这叫羊入狼群。

在路上我才理解，他老人家从成都雇导游的决定实在英明。就是多花一千块钱也值！这一路上除了风光还有美女，瞧瞧！这是啥日子！神仙也就这样了吧？谁不喜欢靓丽的女孩在身边呢？何况她又是一个成都姑娘。

之前我真不理解，问过小甲，去九寨沟非要在成都雇导游吗？小甲说问小乙。小乙说问领导。他老人家很不屑地对我说，早是早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早到哪里去。接着，他老人家又考我什么叫“少不入川”？我回答说，因为西蜀自古富庶，大户人家多，美女也就多。人们害怕孩子们入了川就忘了家，流连于斯，难成大事。领导夸我回答正确。

不知怎么了，面对导游妹妹这只单薄的小羊，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。最好她家住在浣花溪畔，或者住在杜甫草堂边上。我和她在那里嗑着瓜子，散着步，后边跟着一群小小羊……哎呀！我感觉牙龈有点痒痒了。我色是色了点儿，也不至于色到哪里去。你看小甲小乙的眼神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色中更有色中手！我看着导游妹妹的马尾辫随着脚步一晃一晃的，便想，这回完了，羊入狼群喽。在九月九的九寨沟，我对着她吐出麻辣的舌头。

导游妹妹叫陶洁。她是川大四年级的学生，边当导游边找工作。她个子小是小了点儿，但也不至于影响她的形象。小甲小乙这回有事可干了，就是把陶洁挂在嘴边。好像男人在闲散时不谈女人不喝酒就不正常。我们旅游的时候当然不能一人背一个酒瓶子，边走边往肚子里灌，我们只能背几瓶矿泉水。那就只好谈女人了。谈女人有谈女人的方法，一般是拣着特别漂亮的谈。那些擦肩而过又特别抢眼的女人不断冒出来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让你的心里总是感到遗憾，有渴盼而又没什么希望，干痒痒直难受。因为那些一晃而过的靓女身边总是有男人陪伴，

像是狐狸身边跟着个老虎。就是清一水的女客阵营，靓女也总是抬头看着天空，傲气得好像只等天上掉下个大马猴来，人间是找不到中意郎君的（但她们擦肩而过时留下的一团脂粉香气，还算是留下了一点安慰）。美女嘛，傲是傲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太不近人情吧。我心里是这样瞎琢磨的。

小甲说，来到旅游区你才体会到相见恨晚这个词的真正意义。我说，晚是晚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没有希望。小乙就不同意小甲的说法。小乙说，不是光在旅游区才能证明这个词的意义，比如在单位，一个新分来的女大学生，看上去有点靓，你能把老婆休了，就立马扑上去拼命追求她吗？如果你不去追求，你立马就觉得相见恨晚了。我说，这个事情难是难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没有可能性。小甲认为小乙说得不对，他说你别看现在的女大学生看上去年龄都很小，但成熟得都比较早。好像出校门之前就已经有了护花人了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小乙又不同意小甲的说法了，小乙认为与小甲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，不是她有没有护花使者，而是说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，小乙对着小甲说，你能证明在旅游区碰上的单身女游客家里就没有一个护花人吗？说的是相见恨晚，OK？你懂吗？小甲面露不服的神色，但又嘴笨得不知怎么反驳小乙，便把同事小丙拿出来说事儿。他说，小丙是北大高材生，又是女单身，你怎么不追求她呢？小乙一听就恼了。他伸出右手，用手指指点着小甲说，你才追求小丙呢，你们家祖孙三代都追求小丙。小乙的话把我给逗笑了。我打圆场地说，小丙黑是黑了点儿，也不至于丑到哪里去。要是按你小乙的说法，小丙得有三生三世才行，不然，祖孙三代怎么追求？小甲也讪讪地说，是啊是啊，三生三世才行。小乙已经走开不再理小甲了。这时候小甲突然看到了导游妹妹，便对陶洁说，你说说，你们这些大学生，都有了护花人了吧？还没等小陶回答，小甲就又说，你呢，你有没有护花使者？导游妹妹不露齿地笑了笑，没有正面回答。

我发现导游妹妹是这样一个人，猛一看不太抢眼，慢慢看特别迷人。就在我看出了这个特点之后，说实在的，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。用我们领导的话说，我怜香惜玉的毛病快犯了。尤其从陶洁的嘴里说出了她没有护花使者的时候，我的心甚至都往嗓子眼跳了一下。我给她当护花使者怎么样？晚是晚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没有机会。谁不想给

陶洁这样的靓女当护花使者呢？可是，哪还轮得到我，你看，一路上，小甲小乙总是不离她左右，我就只好跟在后边闷闷地看风景了。我想，闷是闷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没有风景可看。我有点失落，是人神共知的。我们的领导老蒋也肯定看出来。因为他看我的眼神儿，越发不怀好意，更加像老蒋了。

只有我们去“唱个歌”的时候，小甲或小乙才能和我在一起“聚”一下子，但我发现他们这时候也是嘴上不离开陶洁。有一次，先是小甲对我说，你发现了吗，江川，他叫着我的名字对我说，小陶可是个靓女。还有一次小乙对我说，你看出来了吗，小甲那家伙挺好色的，一个劲儿地独霸着导游不放，总是说呀说个没完，有什么说的嘛！你没发现，领导都在用眼瞪他了。后来我就想，他妈的，领导当然得用眼瞪他了，废话！说来惭愧，也就是来九寨沟旅游，我才知道“唱个歌”的意思，就是找个背人的地方撒泡尿。

我还发现，我们在九月来逛九寨沟，是打了“十一”黄金周之前的一个空当。就这样，还得排大长队，挤景区的班车。怎么就跑到高原的山沟里来挤班车了？真不理解。何况，很多人到了哪里都不会排队，排队都是一个形式，班车一来，队形立刻就头尾不顾了。我边骂别人不排队，边自己往前挤，挤是挤了点儿，也不至于上不了车。当我们说起了景区淡季还这么多人的时候，景区的人不屑地说，这叫人多么？人多的时候，比如黄金周，队头和队尾要十几公里远。你想乘车吗？得等几个小时才能轮到你。小陶听了这话，吐了一下舌头。我飞快地瞥见了，尖尖的淡红色的舌头，好像舌苔都白了，姥姥活着的时候说过，舌苔一白就是上火了。陶洁肯定是上火了，你想啊，她到处跑前跑后的，没人心疼，怎么能不上火呢？依我看，她上火是上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口舌生疮。

其实，小甲小乙和我，都是刚从内地来《海市晨报》应聘的，现在还在试用期，还差两个月就到了半年的期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如期调进来。我来海市晚是晚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没有机会。这次出来旅游全是因为《海市晨报》的福利好，才下雨不打伞轮（淋）到我们三个打工者跟着我们的部主任出来玩一趟。因为那些报社的正式员工就不来什么九寨沟了，他们看不上这地方，他们瞄准的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，那沟才是深沟呢。它好不是说它有多原始，而是它的开发程

度比我们高。还好在它虽然开发程度比我们高，可人家并没有失去原始的味道。这就比我们开发的一些地方强得多。

九寨沟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它让我头一天晚上就整夜失眠。第二天进景区游玩弄得我的脚都打了泡。但我还说这景区不错，非常值得来一趟。我对九寨沟的印象是这样的：笼统地说，它是高原景色，已经是四川的藏区了。我总算不进西藏就看到了藏区的景象，也看到了藏族的建筑和家庭模式。那天我们还在一个藏民的家里喝了一会儿酥油茶，看了他们的木结构的房子、牦牛肉干儿和一个坐在屋里的胖大的中年喇嘛。一个藏族女人不停地用墩布擦她家的木地板，但她再怎么擦也架不住我们这些客人一个一个的大泥脚出出进进。从这户藏民家出来，就是一个藏族特色的旅游商业市场，大帐篷顶上飘着彩幡。我们走进了那些卖旅游品的店铺，小甲小乙立马就一人买了一顶大遮沿呢子礼帽。那帽子还有带子，还可以把带子系在脖子上。他们戴上那大礼帽之后，就非常像美国西部的牛仔了。只可惜他俩与我一样，既没个头也没块头儿。后来我发现我们领导也买了一顶那样的帽子。

小陶问我为什么不买？我说我不想当牛仔。她说你戴上比他们都好看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她说，因为你鼻子高挺，更像牛仔。好家伙！我的心又快跳到嗓子眼了，我赶紧用手捂住嘴，不敢张嘴。因为我怕一张嘴那颗心就会蹬着我的舌头跳出来。小陶问我怎么了？你捂嘴干啥？我说我有个毛病，与美女说话就要捂住嘴。她说为什么？我说怕美女嫌我嘴臭。小陶说，你真逗人。我说逗是逗了点儿，也不至于逗到哪里去。我说着话就打了个哈欠。小陶说你困了？我说昨晚我失眠了。她说你是有高山反应了。我说不是。她就非常认真地对我说，怎么不是？你别以为你是换了新地方睡不着觉，到这地方来的大部分人头天晚上都要失眠。那是因为高山反应，空气中含氧量低了，我们的血氧含量也变低了。身体机能自己保护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让睡觉，怕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看着陶洁那么认真地给我讲了一通理论，我就想逗逗她。我说你讲得不适合我，我从来不高山反应，我失眠另有原因。她张着小嘴看着我，那为什么？我说，我失眠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她脸色绯红起来，像长了高原红似的。为什么？我说因为你没有地方睡觉，和宾馆的服务员去挤一张床，所以我替你担心，所以就失眠了。她半信半疑地瞪大眼睛，歪着头，看样子，信是信了点儿，

也不至于信到哪里去。我看到她的胸脯挺得很高。她说，其实……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就哈哈笑了起来。小乙和小甲都走过来，问我们说什么呢，这么好笑？我说就说你们俩呢。小甲看了看我，我们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说你不是两天不大便了嘛？小甲一看我在美女面前出他的丑，满脸不高兴。他说你别胡说。我更加得意地笑了。小甲恨是恨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恨到哪里去。我是这样想的。

其实，小甲小乙都比我会做多了。他们是真正的报社搞新闻出身，而我是身在新闻单位，搞的却是副刊，从来没有新闻意识。说实话，我来到《海市晨报》之后，就像进了一个劳改农场。那时我非常苦恼，我以为我完了蛋了，其实现在我才明白，在报社的层次是这样分的，从新闻上说，正分有三个层次，从文化上说，倒过来分也有三个层次，正分的是“显层次”，倒分的却是“隐层次”。我想我是在显与隐的边缘呆着，所以我是个边缘客。边缘客来到这样的前沿城市，就是有被流放的感觉，因为，所谓前沿城市，就是用金钱流放了文化。如果你是一个在文化的木头里还没有见天日的小虫子，那就更难羽化飞出森林了。惨是惨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没有起色。我是这么希望的。

甲乙丙加上我，在《海市晨报》社会部，我们是四个新人。小丙就更不行了。她是唯一一个来应聘的女大学生，还是中国最高学府的。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也没写过什么文章。她的表现有点神经质，再说，最高学府更不容易让人原谅你，因为你要有最高的水平才行，稍微差点，人们就会跳起来骂你。人们会说，你学府高是高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水平高到哪里去。可她还不自觉，自觉意识比我还差。她眼有点斜，有人说眼斜的人心也斜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反正我们都挺讨厌她的，小甲小乙简直不怎么理她，她就成天粘着我了。你别提她有多讨厌了。我真想把她的讨厌之处跟小陶讲一讲。小陶说，那你给我讲一讲，省得我到了工作单位让人讨厌。怎么讲呢？小丙讨厌是讨厌了点儿，可也不至于可恶到哪里去。让我讲讲她，一时还不知道说什么……噢，对了，比如说她食堂的饭卡上没钱了，一次忘了充值，吃我的，两次忘了充值还吃我的，到了第三次，还是忘了充值，还要吃我的，好像她从来不去自己吃饭，我不去她也不去，我一去她就说等等她，然后就跟着我往食堂跑。到了食堂排队买了饭之后，才说，对不起江川，我又忘充值了。气得我真想把饭盆扣在她脸上。小陶说，她是故意的

吗？我说，至今我也不相信她是故意的，可是小甲小乙都说我是冤大头。冤是冤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冤到哪里去。我是这样骗自己的。

我们正在谈论小丙的时候，小丙却给我发了一个短信。我让小陶看了。我说你看，小丙的短信，说好羡慕我们能跟领导一起来九寨沟旅游，别忘了带纪念品回来。小陶沉着个脸有点不屑地说，她怎么不给小甲小乙发，单给你发，是不是她喜欢上你了？我感到我的脸红了。我说，让她喜欢上我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那她就更不去充值了。我看了小陶一眼说，或许……喜欢是喜欢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喜欢到哪里去。小陶听到我自言自语之后，没有说话，扭过头去看风景了。之后，什么也不说，就离开我，与小甲小乙走到一起去了。嘿，我想，是不是我得罪了小陶？我真糊涂，怎么能让小陶看小丙的短信呢？这是常识嘛！她还以为我向她炫耀呢。其实……我没有啊。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对不起小陶的感觉。我一下子失落了。嗨！失落是失落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失落到哪里去。我想小陶会原谅我的。

二

我们在城市里心眼儿动得太多了，猛男玉女累得五脏六腑都翻江倒海了。水箱太热，油泵失灵，喷油嘴儿堵泥，火花塞也老化。都是因为没完没了地围着钱打转的缘故。你说一个“钱”字治了多少人呐！什么策划呀、推销啊、交易呀、评奖啊、超女呀、考试啊，还有没完没了的加班，没日没夜的明星梦、发财梦，不可遏止的官欲、情欲，等等。除了工作上的麻烦，还有同事之间更大的内心摩擦，有人称为“内耗文明”。比如，有谁吃香了，谁受领导青睐了，谁有提拔的希望了，谁的奖金高了，领导和谁吃饭了，等等。就是这样。我们成天陷在自己制造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幻境里，比他娘的太虚幻境还诱惑，还让人早衰。旅游的好处就是不动心眼儿，恢复人本身的动物特性。这样就有一个养心的过程。我们的身体累是累了点儿，也不至于累到哪里去，可我们的心态却大大地放松了。

然而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比如说我吧，就是一个苦命的人。小甲小乙或者领导和导游妹妹，哪个不是活蹦乱跳、有说有笑的？而我却要忍受头疼的折磨。据小陶说，高山反应的第一症状先是失眠，然后就是因为缺氧而不停地头疼。

第二天，我们到了黄龙，我就开始头疼了。起初是若有若无的，好像这头疼还是慢慢地着陆的，就像当年鬼子进村时那样，悄悄来了。接着就会有一个头疼的程序被镶进了脑袋里。我敢打赌，那头疼绝对有声音，嗡嗡直响，像一万个蜜蜂在脑袋里飞来飞去。

小陶说，黄龙是九寨沟之旅的第二站，海拔二千九百米。其实，近三千米的海拔，对高原来说，那太是小弟弟的小弟弟了，可我不行了，头疼了。小陶负责花 50 元钱给我买了一个像充气枕头似的氧气袋，当然钱是我自己掏的。我把它夹在腋下，主要是听小陶的指点，说是到了高海拔的时候怕我缺氧。离黄龙还很远的时候，路边就有卖

氧气袋的了。我从来没有吸过氧气，一个平常的塑料透明管儿，有半米多长，管口儿要夹在鼻孔里，还挺不好操作的。我先是练习了一下，把一截管子绕到耳朵后边卡住才行。原来到处是学问呢。

由于头疼，我心理压力很大。因为不知道再往高处走空气稀薄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反正空气稀薄不稀薄肉眼也看不见。就在我摆弄氧气袋的时候，小甲小乙都觉得新鲜，冲我直笑。我想，我的样子傻是傻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傻到哪里去。自从我头疼以来，我就对小甲小乙和小陶说，当年唐僧一念紧箍咒，孙悟空就会头疼不止，是不是一种高山反应？于是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。小甲说，要是高山反应不停的话，就不用唐僧念咒语了，孙悟空就自己疼自己的去了。小乙说，不对，很可能唐僧有一种消除高山反应的方法，平时他是给孙悟空消除了的，当孙悟空发起了泼猴性子的时候，他就把高山反应又加给了孙悟空。小甲说，不可能，那为什么别人，比如猪八戒就不头疼？小乙说，猪八戒又不是孙悟空。小甲小乙只要有机会就争论不休，或者叫抬杠。这体现了他们俩谁也不服谁，自我感觉一个更比一个好的心理状态。我看他俩也就是那样子，好像小甲比小乙强点儿？抑或小乙比小甲强点儿？反正他们能互为强点儿，当然，他们俩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强，这我心里即便是不服也没办法。一想起他们比我强来，烦是烦了点儿，也不至于烦到哪里去。

就在小甲小乙他们俩为了孙悟空抬杠的时候，大家转过了一个弯子，我看到了雪山。啊，雪山！我这一声喊，把小甲小乙都吸引了过来，他们也就看到了雪山。原来黄龙也是一条很长的大沟，也就是山谷。我们会随着山谷越走越高，到了最高处，其实还是山谷，但那里已经是二千九百米了。山谷往哪里拐，我们就跟着往哪里转。就在山谷的尽头，有一座远处的雪山，露出一个雪山的尖尖。那座山确实很高，并且是一个高耸的孤峰。山尖上覆盖着一层很薄的雪。我看到雪山之后，心里就一直兴奋，好像暂时忘了头疼的事。我想都看到雪山了，知道已经到了海拔高的地方了，我就心安理得地开始吸氧了。原来我以为吸氧会让我神清气爽，心里会为之一振的，可是吸上氧之后，我等了半天却没有任何感觉。开始的时候还能听见有一点气息在往外放的响声，多少有点凉意。后来，随着气袋的渐渐干瘪，那种丝丝的响声也没了。还没等我往回走，氧气袋就成了一个没了枕心的枕头皮

了。氧气再也没有什么信息了。小甲走过来挤了挤，他说，肯定是买到了一个假货。小陶赶紧过来，你说什么，是假货吗？不可能。我赶紧反驳小甲说，不可能是假货，我给了小陶一个台阶下。小陶说，就是嘛，不可能是假货的。其实我的头疼症状自从插上氧气袋之后，一点儿也没有减轻，该怎么疼还是怎么疼，像一万个蜜蜂在我的脑袋里嗡嗡直转。有时候，我就会忘记头疼的毛病，那是有小陶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或者是看到雪山那一刹那，还有就是领导来到我身边跟我没话找话说的时候。我发现，原来领导是可以当药的，小陶跟领导一样，也可以当药。就像长歌可以当哭，望梅可以止渴一样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好多，但因为头疼的缘故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

其实，最让我容易忘掉头疼的时候，是我走在小陶的身后，在一心琢磨她的时候，或者因琢磨她而不小心摔了一跤的时候。当我摔一跤时，屁股疼是疼了点儿，也不至于疼到哪里去，关键是弄了一身泥。这里的森林湿气太大，身边又是没完没了的小溪啦、池塘啦什么的，所以最不缺水，有水的地方当然就会有泥了。除了惹得甲乙两个小王八蛋大笑起来以外，就是还摔出了小陶的怜惜之情。小陶过来把我搀扶起来，并且打开矿泉水的瓶子，给我倒水洗手。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儿，那不是香水的香味儿，也不是高级化妆品的香味儿，而是一种擦脸油的香味儿，那香味儿让我想起儿时尝到过的杏仁的甜香味儿。其实她扶我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起来了，但是她那种要扶我的急迫，让我心里好感动。也就是在这种时候，我忘记了什么是头疼。

原来，所谓黄龙这条大沟的尽头还是别有洞天的，除了雪山近在眼前以外，还有一个寺院，那就是黄龙寺了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地下的大洞，也就是黄龙洞了。人们都入乡随俗地围着黄龙寺转一圈儿，说是吉祥如意。也有先到寺里磕头烧香的。我没有磕头烧香，只是忍不住围着黄龙寺转了一圈儿，而更多的时候，我看着前面的雪山发呆。我是想，如果我翻过这座山，就能爬上那座雪山了。爬上雪山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首先，雪山上一一定很冷，因为在黄龙寺这里就已经很冷了。山总是给人以神奇的想象，尤其是雪山。正当我一个人面对着雪山发呆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小陶也不见了。原来他们都下到黄龙洞里去了，我也只好急急忙忙追了过去。一个人落单的时候，尤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总有那么一种害怕的感觉。怕

是怕了点儿，也不至于怕到哪里去。但人不是种落单的动物，他需要有人群，不像北极熊，一头熊就可以在冻原上生活。我边往洞里下着，边想，人是可以忍受孤独的，但那得有适合的条件，比如（我看到小陶的马尾辫了，这时我的心里感到踏实多了），在一个你所熟悉的地方，你可以孤独。那样子，孤独说不定还是一种享受。黄龙洞里的梯子很陡峭，并且又湿又滑。往下走的时候，还不能东瞥西瞧的，否则就要摔下去。好家伙！那要摔下去可不得了，因为全是泥泥水水，并且有十几米深，肯定要摔坏。这时候，我加小心不算，心里还一直惦念着小陶的安全。

我深深地感到，人多是一大公害。我的天呐！好像洞底是一个不要钱的超市一样，人们嗡嗡地涌进来。这时候我忘记了我的头疼。从洞里出来我还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呢。领导和小甲、小陶都坐在一边的台阶上等我。原来小乙也还没有出来。我们等了一会儿，小乙浑身是泥地出来了，他在黄龙洞里摔了一跤。他边走边拍着身上的泥，走近了让我们看，他的胳膊肘下面擦破了一块皮，血都渗出来了。好在我们带着创可贴。我和小陶赶紧给他包扎。领导还开他的玩笑说，你是不是给黄龙趴下磕头了，才弄成这个样子？小乙笑笑说，我还在黄龙寺里烧过香了，怎么还让我摔了一跤？小甲说，你肯定是光烧香没好好磕头，所以黄龙爷不饶过你。小乙说，你去去去，你的狗嘴里永远说不出好听的来。小乙说完便觉得左腿也好像是被扭伤了。他说，刚才还没事呢，怎么现在左腿也走不了道了？他边说边走两下试试。我问他疼得厉害吗？他又走了两步说，疼是疼了点儿，也不至于疼到哪里去。没问题，可以走下去。

领导歇息够了，站起来说，实在不行就雇个滑竿抬你下去。小乙又走了几步，说没事，不用。领导说，该雇不雇也不对，花点钱是为老区人民做贡献嘛。滑竿贵是贵了点儿，也不至于贵到哪里去。我要带头坐滑竿了。于是领导就真的叫来一个滑竿，坐了上去，价钱是抬到山底二百元。领导说不贵，说完他就让人家给抬走了。小乙说，要不我坐一半的路吧。于是他也坐上滑竿被抬走了。我想不通领导的话，我也不想坐滑竿。如果坐滑竿能治头疼的话，我就坐。何况只剩下我、小甲和小陶了，我还要照顾小陶呢。万一半路上杀出一个“山贼”来怎么办？

晚上我们住在了松潘县。那是明代洪武年间就开始设置松州卫、潘州卫的地方。地理上说那是岷山山脉的东沿地带，也属于青藏高原的东边。我们不想在宾馆里吃饭，想在县城里找一个饭馆。我们在县城里转了一圈儿，竟然找不到一个饭馆。这让我们非常失望。这里好像是一个贫困县，县城也非常小，像个小镇子，不一会儿就转完了。那里的房屋都非常破旧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。好像那些破旧的建筑，还停留在历史上的某一个瞬间不动了。又好像是孙悟空路过这里用定身法把这个小镇给定住了。那些建筑，就那样突然停在了时间的那头，不再走动，风和雨、甚至阳光，都没有去拨动它们。它们就那样静静地烂掉、毁掉、消失掉。

我们转的时候，除了小陶以外，因为她可能见怪不怪了，我们所有的人，都在发出一声声的叹息。为了这个破败的小镇，也为了时间。最终，我们又回到了宾馆里，在苍蝇的相伴下开始吃这天的晚饭。我端起了白米饭，但一点胃口也没有。我吃不下去。我感到我开始哆嗦起来了，浑身发冷。我放下了饭碗，我说我浑身发冷。领导很关心的样子。小甲说你的脸色煞白。我说我要去捂上被子发汗。小陶也站了起来，要送我回屋去。我制止了她。因为这一天她也很累，并且比我还累。小陶说，这是高山反应的第三阶段，发烧开始了。这是一个关键的阶段，如果挺过去了，就好了，挺不过去就要变成肺炎的症状了。这是她第二天到了牟尼沟之后才对我说的，因为第二天我已经好了，头也不疼了，也不发烧了。我发烧的时候她不敢说什么，怕吓着我，但是她还是建议我吃点退烧的药。那时我脚底下好像踩着棉花一样，整个人都有虚脱了的感觉。我硬撑着来到了宾馆附近的一家还开着门的药店（幸好还有一家开门的药店），买了一些退烧的药，当时我说的是买感冒药，因为我的症状就是重感冒的症状。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药的名字了，只记得我买了四片。那药片很大，我吃了两片，然后就和衣躺进了被子里。那被子有一股发霉的味道，我现在好像还记得那味道。那个屋子是个阴面，很冷。我躺下之后并没有担心我的感冒会怎么样，只是害怕再睡不着觉。我钻进被子，合上眼之后，心里祈祷的是上帝赐我一个好觉。我很快打了一个哈欠，心里说，我的身体差是差了点儿，但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。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。

三

南方·
随·
：

012

在松潘县的宾馆里睡了一夜之后，我的高山反应消失了。烧退了，头不疼了，脑袋里嗡嗡不停的一万只蜜蜂也飞走了，世界静默了。我只看到一个大白脸似的太阳在松潘的草原上飘着，也像浮在水上，又像一个异乡客。天地昏黄。我还看到松潘的古老的城门洞，像一个通往时间深处的洞口，我感到怪异。我不敢穿过那个洞去，我害怕看到时间的另一头。我心里向松潘告别。我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你就在这里静止着你的静止吧，我可要走了。我这就向你告别。你古老着你的古老，我年轻着我的年轻。咱们虽然擦身而过，也不会再有什么后有期的许诺了，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一个明代的年轮一直留到现在。你是代表明代呢还是代表现在？我伤感了一会儿，并且给我的伤感找了一个理由，叫做：伤感是智慧的花朵。我心里觉得我自己有点酸，酸是酸了点儿，也不至于酸到哪里去。

小陶也许还以为我是个病人，就在我们要去牟尼沟的时候，小陶第一个替我拉着我的带滑轮的旅行箱去装车。我问小陶，你看我还是昨天的我吗？她看了看我说，好像不是了。变是变了点儿，也不至于变到哪里去。我说我大变样了，你怎么看不出来呢？我头不疼了，烧也不发了，浑身清爽得很，看什么都好看，吃什么都香。尤其是……小陶没等我说完，就说，那真的要恭喜你！你知道吗？你的体质不错，你的高山反应消失了。就在一个临界点上，你战胜了它，而没有输给它。你这一下子最少能管三年。我说是吗，可三年之内我也不见得再来一次呢。临上车，小陶问我，你刚才好像没把话说完。我说是啊，你接了我的话。她说你说吧。我说……我忘了，噢，想起来了。我说我看什么都好看，吃什么都香，尤其是看你格外漂亮。小陶把马尾巴一甩说，你就会拿我开玩笑，然后就帮别人往车上装东西去了。嘿，我想，她还不好意思了。我的话甜是甜了点儿，也不至于甜到哪里去。

我心里是这样想的。

你猜怎么着，牟尼沟可不好进去，原来是修路呢。本来车可以开到景区门口的，这下可好了，路没修好，又赶上了一场雨。路上不是水就是泥，并且是深深的大泥沟。实在走不了了，领导就只好对司机说，小丁，不要太勉强，我们可以自己走进去。司机说，好像路有点远。领导说，远是远了点儿，也不至于远到哪里去。旅游还怕走路吗？换句话说，怕走路就不旅游了。领导率先下了车，还在借题发挥地说，我老人家这辈子除了怕坐飞机以外，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于是，我们二话不说，把矿泉水和相机背上，其他就都放在车上，轻装出发了。一路上领导来了劲儿，对小陶格外地话多，并且说，江川，回去后（指回到成都）多给小陶发点奖金。我说没问题。领导还对小陶说，到我们海市来找工作吧，我们那里可有大把的机会。小陶说，我是学经济管理的，能进你们报社吗？领导一下子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领导才说，进报社还是比较难的，其一，听说我们那里这两年不再要大学生了；其二，我回去也就该退休了，说话也不灵了。这次就是我的告别游。小陶也就不再问了。我看小陶有点失落。

天一会儿阴一会儿晴，有时还要掉几点雨。对于路上乏味的风景和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巴，小乙就开始发牢骚了。小甲则一心在陪着小陶走路，根本顾不上路的艰难。我发现路上有些由于修路被新翻出来的石头，光溜溜的五颜六色，非常吸引我。我就产生了要寻找一块漂亮石头的念头。我是低头寻石头，抬头看陶洁的马尾辫。司机则无精打采地走在最后边。我们走了有几公里的路，也就到了牟尼沟的沟口。

这里还被旅游管理部门设了一个寨门。寨门附近有卖水和茶叶蛋之类的当地人。我们也就在寨门口打尖。

牟尼沟是一个小巧玲珑的景区。里边人为地在水上建了一些亭台、木桥、栈道、台阶、护栏等等。古木参天 and 花草遍地就不用说了。它们都长了绿苔。脚下很滑。牟尼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瀑布，我们迎着瀑布而上，最后上到瀑布的源头，看一看水花飞溅，然后从瀑布的源头绕一圈儿，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一路都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。远听的时候，还以为深处有一只四川虎在不停地吼叫呢。虽然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四川虎这种虎的存在。

小甲小乙和我，商量着在这里能不能拍一部电影，是武侠电影。

于是，我想象着有一个临水的侠女站在亭子上吹着绿玉的笛子，然后等他的师兄来与她约会。我看到的那个站着 的侠女就是小陶的影子。我就开始搜寻我视野里的小陶。这时候，她与司机走在一起，正在瀑布边上看飞花的银练。我依然陷在我的想象中不能自拔。我把那个司机想象成了她的师兄。我心里有一股子妒火在熊熊燃烧。我感到我浑身发热。我向小陶的背影伸出手去，我想抓她过来。我要告诉她，我才是她的师兄，才是她的情郎。我心里默念着，小陶，你要是我的，你就扭回头来，不然，我会抓你过来的。这时候的小陶离我有几十米远，而且瀑布的响声淹没了一切。我的意念也许被瀑布震碎了，根本就达不到小陶的意识里。没想到，突然的事情发生了，小陶莫名其妙地向后摔倒了，她的手机像个红色的小鸟一样从她的手里飞了出去，打着旋，飞进了瀑布的深潭里。啊，我心里一惊！难道是我的心念起了作用吗？我顾不上多想，跑向了小陶。等我跑到了她的跟前，小陶已被司机小丁扶了起来。小陶正死盯着瀑布的深潭发呆呢。我站在小陶的身后，问她怎么回事，小陶说，我的手机，前天刚买的一个新手机。小甲走过来说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小乙也走过来说，你怎么不小心点儿？领导也过来，打着哈哈说，你的导游费这次是白挣了。我听到他们三个在那里的狗屁议论，觉得他们真是没有人性。我说，小陶，只要人没事就行了，手机是身外之物。说完之后，我感到我说的话也不是什么人话。我心里好恨我自己。我怎么就不会说，没事小陶，师兄我回成都再给你买个新的。我真是感到灰心丧气。我看到小陶从此再也不快乐了，我的心比瀑布的水还凉。因为我不能显得太心疼小陶了，因为我们领导动不动就给我扣上一顶怜香惜玉的大帽子。我哪受得了啊。因为我的转正问题还在他老人家手里攥着呢。

我看到小陶一路上再也快乐不起来的样子，心里总是嘀咕个没完没了。可以说，她的不快乐直接影响了 我，我也就快乐不起来了。并且我还悄悄地有一种负罪感。难道真的是我那么一抓，就把她的灵魂的辫子给抓住了吗？是我把她抓倒了吗？如果是真的，这又预示着什么呢？也许是巧合吧？但愿是巧合。如果小陶手机飞进了瀑布是因我的一把抓，那我的良心负担可就重了。我有负罪感，我真的有负罪感。我可受不了。趁没人的时候，我悄悄对小陶说，还在为手机伤心吗？她说，那是我刚买了三天的一个新款，我非常喜欢。我斗胆对她说，